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五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1
編號 D7811300

卷五十五

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賦甲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三
ヲ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列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疏

文選卷第五十五

冬月著葛帳練裙路逢峻峻法然矜之
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澗見其論抵几
於地終身恨
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朱穆感

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善曰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
字公叔為侍御史咸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
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有向曰奚何也
善曰奚何也何故
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濟曰阜螽鳴阜螽超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
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
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
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白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屬許慎曰虎陰中故網因
善曰網於
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因
善曰網於
網於相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

星流電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嬰鳴

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
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淮南子
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
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

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求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
稱士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
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

夫子知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
善曰本
膠漆志婉
善曰本

縹轉於墳麓
秩移反銑曰琴瑟墳麓皆樂器其聲相和
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

香蘭蒞道合膠漆則志願墳簾蓋蘭蒞墳蒞言和願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溫鬱酷烈傲郁楚辭曰蘭蒞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頂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墳簾已見鸚鵡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鑄盤盂書玉謀牒而刻鐘鼎向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盂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衛山有玉壁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孫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濟曰匠石不見巧墜者鼻上有泥盡而鼻不傷後巧墜者死匠石為之輟斤矣伯子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子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

者曰郢人墜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久良曰范式見上文友劭卒乃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柩不進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未從此訣遂自執綈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見畫即至冥夜即達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空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未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後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士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

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
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鐘子期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韓曰駱驛

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途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
人無所測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

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幾列仙
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

不能得而沈凡平漢書曰桑弘而朱益州泪骨彞叙粵謨

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

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

猜焉請辨其惑銑曰汨亂彝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

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
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

備在典謨公敘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彞倫
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

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
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

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
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

雅曰媿妃也尚書曰唯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
之人心懷豺虎長揚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

曰敢問崇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德辨惑

濕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觀鴻鴈雲飛向曰听笑貞循絃曰

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
亦猶撫琴循絃下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觀鳥之

高飛乃惑之甚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醉則志

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
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諺之甚也上林賦

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午按之也計慎
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玄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周
旋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

士曰不可夫時有燥濕弦有緩急微往推移不可記也使
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十餘里變改

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鶴鵬已翔于寥廓之

字而羅者猶視牛數澤悲夫沮澤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

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

龍驤蟻屈從道汗鳥隆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風

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蟻亦隨時降殺也而况交道牛善

日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蟻之蟻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印金刀握天鏡維書曰秦失金

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

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

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蟻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

記于思曰道隆則從而降道汗日月聯璧贊疊疊切亡鬼之

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疊切亡鬼之

弘致雲飛雷善本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

成之妙曲比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良日月

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

反而後合喻推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謂樂也聖人處明

特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

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互珠喻道赤水猴名睿聖

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

時之聖也善曰日月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

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

則顯棣華推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

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

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

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蒼龜王弼曰亶亶微妙之意也

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備

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

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

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

使罔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其愉樂

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其愉樂

恤其陵夷翰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

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

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勉

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

時之聖也善曰日月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

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

則顯棣華推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

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
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
也自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
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
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
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
一遇謂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款談始終若一故寄備神
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
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
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
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

逮叔世民詭狙詐七詐**颺起谿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未向

逮及也淑世謂末年也詭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颺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未年之交多詐
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
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
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詭言鄭玄
曰詭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
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
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
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士之變矣
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焉龔隸曰龔以毛羽之身載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
日錐刀之未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
驚雷駭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
交如水之淡也善曰毛詩曰岫之蚩蚩廣雅曰蚩
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然善本有利
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交同源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良曰源本也流
別流也較明略
斐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
下事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日報我不術薛君曰術

也若其寵鈞董石權歷梁竇韓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

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善曰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書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

寶憲已見范曄官者論雕刻百工鑪捶糜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銑曰鑪捶喻造化也具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威也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危擘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勢利之人如星奔

川驚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款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知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辯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佞善本作荆

鄉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日勢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踵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佞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素玉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墮肝膽李顯詩曰焦肝枯肝抽腸裂膈鄒陽富將上書曰荆軻沈亡族要離楚妻子豈足為大玉道哉

善本作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騎居里閉 而鳴鍾 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程鄭

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況家多金寶特

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鍾閉

聖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素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

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

成都羅褒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

鐵冶橘林銅陵范擘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

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

賦應劭漢書注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冀宵燭

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麀沓鱗萃分鷹鷲之稍

梁霑玉竿之餘瀝 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冀幸也甘茂

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

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

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竿爵也謂富家

之門如鳧之踊躍風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

川驚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

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

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

形表而歎附駘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知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

辯命論范擘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皆願摩頂至

踵墮 許惟切善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 善本作荆

本字 鄉湛 沈 宗族 善本作 是日勢交其流一也 濟曰頂頭也踵

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

也以身從物曰徇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素玉也言

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

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於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

見情素墮肝膽李顯詩曰焦肝枯肝抽腸裂膈鄒陽富將

上書曰荆軻沈亡族要離楚妻子豈足為大玉道哉富將

善本作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

騎居里閉汗而鳴鐘良日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程鄭

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況家多金寶持

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鐘閉

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素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

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

成都羅褒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

鐵冶橘林銅陵范擘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

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連騎鳴鐘已見西京

賦應劭漢書注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冀宵燭

日里門日閉

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麈香鱗萃分鴈鶩之稻

梁霑玉竿之餘瀝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

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

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

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竿爵也謂富家

之門如鳧之踊躍鴈香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

之瀝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

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其茂去秦

且之齊出關過蕪子曰若聞夫江上之夜女子乎夫江上

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

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

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

曰所不與舅氏同 陸大夫讌 善本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仙 向日陸賈拜太中大夫

也僕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

游於東都入倫欽之後將歸播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

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

并陸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

以此公卿間各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

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

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

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覈論

東國洛加以頽頽 將頽過 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濟曰蔡澤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

頽鼻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

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

善曰解嘲曰蔡澤頽頽頽頽 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用而

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

日馬曰牛形之三也日黃曰驪色之三也日黃馬日驪牛

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

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輪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

也王褒碧雞頽頽日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

來歸來漢德無彊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

歸來翔兮何 叙温煖 善本作 則寒谷成暄論嚴若則春叢

事南荒也 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 良曰温煖煖也嚴苦

善本

向日陸賈拜太中大夫

也郭泰博通墳籍

也郭泰博通墳籍

善曰漢書曰高祖

賈為食飲費賈

西征賦曰陸

賈之優游宴喜

博通墳籍善

與李膺同舟

而濟眾賓望

不應林宗雖

善人倫不為

危言覈論

將頽過

涕唾流沫

騁黃馬之

劇談

頽頽頽頽

頽頽頽頽

頽頽頽頽

頽頽頽頽

頽頽頽頽

之旄瑞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

也綺統謂衣羅綺之士也通入謂博徒古今也道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巧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

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

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弱冠已見辯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

羣在於綺襦統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寘曰子

猶不能騰雲閣攀大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集曰倉蠅

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善本作鳴哀向曰涸枯也

親也及海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

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趣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

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齷乎子胥曰齷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寘致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

吾之怨與齷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

悲其所斯則斷金由於湫小隘刎頸起於苦蓋胡臘反良

鄉者乎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

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

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浦張王撫翼

日乃祖吾離被苦蓋

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也宰詒因子胥洗濯而榮貴

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

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詒厄楚奔

吳陳張困秦立趙也善曰言宰詒由伍負濯漑而榮顯

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流也毛萇詩曰

漑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

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

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

吳亦以詒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

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

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

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

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

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零吳

子使太宰詒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

詒字雖不同其人一也非固漢書述曰張馳騫之倫

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遂秦撫翼俱起

善本

作俗

倫字

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委其

澆薄之俗

善本

作俗

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

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懸量氣之蠱細苦勢輕氣微

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庶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

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

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

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

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

筮織續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論曰顏

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

陽記曰舊目謂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

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

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

曰雪曰冰折傲然曜世也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

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

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視若游塵遇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濟曰雖有願井曾史之行舒向卿雲

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

善曰遊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

穉舍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士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為之若衡重錙銖微影黜撇匹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

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獮飛貌喻微有氣勢之人蒐慝

慝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奄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躄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

亂也盜路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錙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等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諧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躄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巳皆為匍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躄其略切

匍透迨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

翰曰匍匐伏行透迨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入舐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莊躄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卅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

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透迨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迨

迨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

詭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

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

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闔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
詩序曰又實幣帛竿龍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
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
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

曰量交其流五也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

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
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

曰苞苴簞筍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凡斯五交義
也或以葦或以茅荅賓戲曰銑思毫芒之內

同賈古鬻故相譚辭之於闕闈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

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當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
以市喻天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

故去其勢然也闕闈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卜
人之交并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

之文疑為誤也譚集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
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

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
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
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遠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

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
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

循環翻覆迅若波瀾齊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

來盛衰已見琴賦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則寒

日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望賦曰有始
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環周則

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此則徇善本利之情未嘗異
日休各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末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

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善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朱故知全者鮮矣漢
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而翟公方規規然
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勅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
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善曰莊子曰規規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
迺如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
傳曰日城下然後然善本無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銖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
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
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士所羞也善曰饜餐已見上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
漢書賈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將慰之丹怒捷之令寄謙以祠焉檟楚杖也昌
當也旨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速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
召也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靡人尚淨華故叙叙世
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
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
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捷之令寄謙以祠焉禮記
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楸也楚荆也夏與梗古
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近世有樂安
日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

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傑
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
上以書勅貞楊僕曰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陷饜餐貞介所羞三釁也濟曰陷沒也饜餐貪戕食也言
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

士所羞也善曰饜餐已見上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
漢書賈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將慰之丹怒捷之令寄謙以祠焉檟楚杖也昌
當也旨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速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
召也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靡人尚淨華故叙叙世
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
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
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捷之令寄謙以祠焉禮記
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楸也楚荆也夏與梗古
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近世有樂安
日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

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傑
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
上以書勅貞楊僕曰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
上以書勅貞楊僕曰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上以書勅貞楊僕曰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懷銀黃垂二組本鄉里左氏傳曰晉

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道文麗藥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道美也麗藥

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繼橫連衡也謂與許

邵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

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

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擘後漢書曰許劭

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技士者咸稱許郭

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

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

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見一

善則肝吁衡扼腕烏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唯黃出其唇吻

無朱紫由其月且向曰肝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

藻也許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

汝南有月且評焉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史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肝衡已見魏都賦搯腕已見蜀都

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

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

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筆任

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擘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

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且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

且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掌雲合輜肩輜肩輅擊鞞為坐客恒

滿踏其闐闐若外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日

輜輅華車也輅車軸頭也闐闐闕里孔子里名西

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

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外孔子

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

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擘後漢

書曰素紹賓客所歸輜輅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輅車前

衣車後為輅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較相擊說文曰輅

車軸端范擘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

闐闐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外堂入隩已見孔融薦

禰衡表范擘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敬其

容接者名 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

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良曰眄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

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驎駕鹽車於

吳阪驪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眄顧行翦

拂而外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

臺臺名漢儀以丹塗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

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

且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

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

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

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枝僕也

湔枝翦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

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曲職

儀日以丹塗地故稱丹墀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

善本

作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

翰曰締結也綢繆觀密貌言當

時與任坊交者皆想慕莊周惠

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

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

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

野絕動輪之賓銑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

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

希也宿草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懸漬酒

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

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

輪之賓謂墓車馬之謁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

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冥目東粵楚詞曰歸

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

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

就有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懸漬酒曰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野絕動輪之賓

中陽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隊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外
米飯自茅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動輪
范式也已 藪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

之地也鄣山瘴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憂善曰劉璠梁
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比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藪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

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南機論曰許文
休東渡江乃在瘴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自昔把臂之

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

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郇成子自
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餽之酬畢而送以璧成子

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遷其壁隔
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

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
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郇氏分宅之德善

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
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

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荀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
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

以堪宿成名德未敢交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
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于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

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
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

衛右宰穀臣止而餽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
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餽我親我也陳樂

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
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后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

遷其壁隔之嗚呼世路險巇許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曰

絕良日嗚呼歎辭嶮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也大
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

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燕穢而嶮巇王遙曰嶮巇猶顛危

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

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燕穢而嶮巇王遙曰嶮巇猶顛危

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

然絕其蒙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

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零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劭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永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

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擘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零濁兮說文曰

零亦氣字

演連珠

善曰傳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

看而可悅故
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銖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焉漢章帝 班固賈逵已有此
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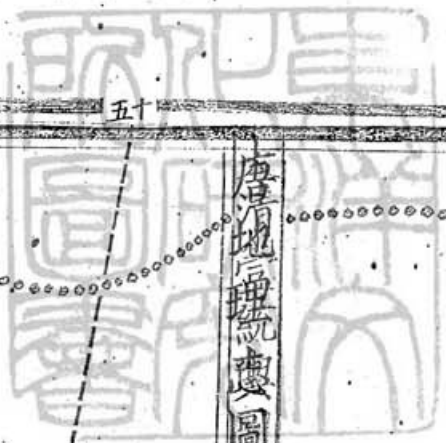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向日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處也日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

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劉

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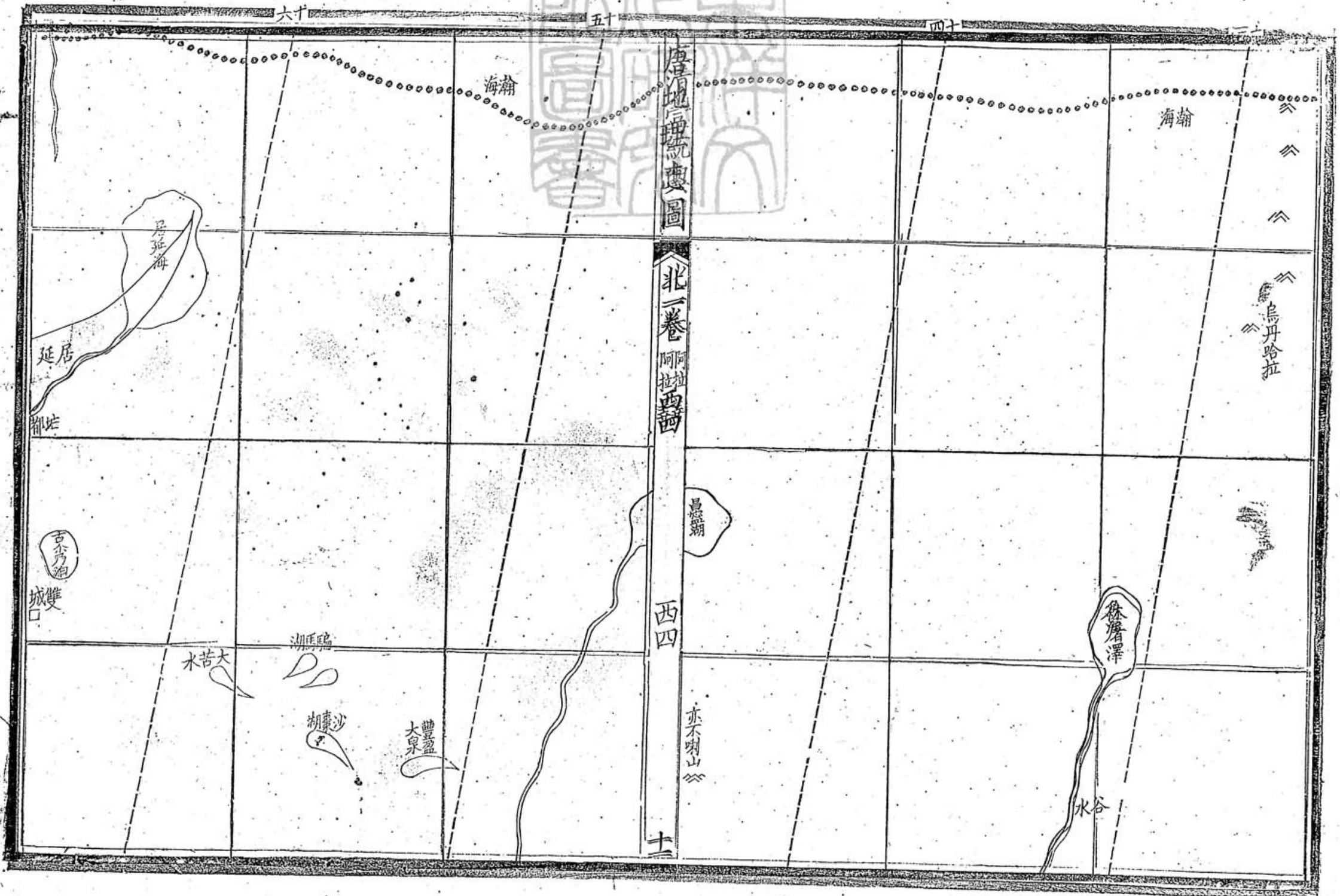
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士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



六十

五十

四十



唐地理統志圖

北一卷 阿拉西

西四

十一

瀚海

瀚海

延居

柳哇

吉乃乃泊

雙城

大苦水

臨馬湖

沙康湖

豐盈大泉

昌靈湖

亦不喇山

澤濟

水谷

烏丹哈拉

下

地成而裹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劉曰夫五行四時成其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金石然竹匏土革木雜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洽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洽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

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翰曰此章明君當度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

也銓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銓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

照必窮皆不稱任也劉曰夫銚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故明主

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銖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

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

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

所以為戒效主則程其才而設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

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立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善本作蒼向曰此章

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立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

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出技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下擢拔也吳大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

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

曰六五賁于立園束帛弋弋王肅曰失位無應隱馳立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弋弋委積之貌

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又

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濟曰此章

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

適理何者俊又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猜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

是也善曰言未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欲性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善本作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

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善本作之政五侯並軌西

京有陵夷之運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

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頹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

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祿中欽蓋由是也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相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

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
春秋命歷叙曰五德
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翰曰此章明聖人以

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
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光大小而納照風之久散
因形物巨細而別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
故百姓無匱乏也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
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
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沈也

臣聞頰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躬立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銚曰此章明大賢不

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頰致網網也
巢巢父也箕山名躬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

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
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
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劉曰古之隱人結巢
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詩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
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其
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頰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
公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振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
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
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
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
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
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
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
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
由也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
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女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
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
白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
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
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取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土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

眠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

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

惠向日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

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劉曰

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敬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

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

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平哉樂云樂云鐘鼓云平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冷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濟

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

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媼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媼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冷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媼可說於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日班如駟相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

之行高誘曰陰暑歎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

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
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備堂之香非幽蘭則
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
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章言
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
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
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
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
妙以喻藏器之上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
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
張景
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飈
之羽不求反風罹夜之目不思倒日翰曰此章明賢人遇
時則通故無窮屈也
飈急風也罹夜之日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
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
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
平之世同也劉曰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

懼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
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鷓鴣
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鷓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

默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銑曰此章
明貞義之

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
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
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
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
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
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
貞之志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
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
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
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

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
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
伯以爪行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
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
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
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
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
薦伯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
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
曰襄公以垂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欽子之功也
杜預曰先茅絕後故
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
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向日此章
明讒臣在
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曰也天有日月如
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
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
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

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善曰言讒人在朝
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
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
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
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讒
人乎尸子曰日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善本作
生字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齊曰此章明烈士
貞女身死而後名

節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
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
特絕而流馨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
林賦曰酷烈芬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
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
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揚善本作
陽字門之哭良

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
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
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
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
現宋反報晉侯曰宋揚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言此二人脩身衛主
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二晉之彊千乘之勢不
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
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
日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
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
謂平公之日已
有三晉之各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
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翰曰此章明取人之
才隨其所長不待備

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
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於事德合於道
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取其正
事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
以為右亦猶鼓缶而會特搖頭而韻曲
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
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銖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
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

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軟劉曰此言物有因而
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軟劉曰此言物有因而
易軟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係卿
日吾掌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
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
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向曰此章明有
言而無行者不

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陰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腸谷。善本作湯字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

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濟曰此章明

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腸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

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從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

善本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

故字。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煥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

巖菁福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賜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

薛若韓詩章句曰煦煥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

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警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翰

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警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

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警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擊繫神難成

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

文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稟水不能加涼暵日引火不必增輝

鏡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

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

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其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

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

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案盛黍稷俎音燧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

陳凱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

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共唱雅曲

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雖此其義也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

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舍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德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

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

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禮樂

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蕪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

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日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

發藥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託闇潛形以智隱

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真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
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
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頤但以無私之照無情
之觀故物不能逃也善日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
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
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
谷子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
日明王踐位則日儺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日捕取也
思玄賦日朝貞觀而久化應劭日真正也易日天地
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日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翰日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

兜三苗鯀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劉日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駢而王道治也善日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小雅日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野將帥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北善本作白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

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銑日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

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劉日北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不之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日揚雄答客難日正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日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日西子蒙不索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歧日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善本有善字民倫善本無倫字不

能救棲遑之辱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過不可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微之時非克已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克己之辱也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谷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華冊木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月宋荅質戲曰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善本作是

以望景揆曰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濟曰此章明

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切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濶湯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藏於靡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

性命之指蒼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媿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埋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善本霄之節厲

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

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歟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若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滂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相撥之君此章曰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天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葆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鯨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

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田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調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鸞西頓則離朱與蒙同叟荀收察懸景東秀則夜

光與珞珞武善本作 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

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鸞謂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珞珞石各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曰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珞珞成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劉曰運昔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換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鸞懸景皆謂日

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且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朦聘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朦珠子具而無見曰睽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俵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迷日

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俵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詐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詐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豐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

灰裴鄭玄禮記注曰俵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此章

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備分為萬殊

臣聞柷圉作善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鼗鼓踈擊以節繁絃

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翰曰此章明道

亦不可棄也祝圉止樂之物鞞小鼓也夫祝圉鞞鼓音雖少而合理者

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

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

善曰廣雅

日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本作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

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曰此章明人無周

材不可以責備也言

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

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

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

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

日無求備於一人孔安

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向曰此章

明物各行

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

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

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

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曰此欲令各

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柳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之卑願以小

人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

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

際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主逸曰以蘭

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

有幽冥無日之國有

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

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

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

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隊風大波涌起楚辭曰

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傾良日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日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

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何則牽乎動則靜疑舟牽水是動

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

曰靜疑也善日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

也鄭玄儀禮注曰疑係乎靜則動貞銖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

正也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日舟雖

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

文勢與上句稍殊不是以滂風大行貞女蒙冷容之悔淳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

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

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

繫也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琢故水本驚蕩風靜則

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滂奔之俗或有

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日

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

參史史照並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

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濟曰此章明故舊不

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躡屨已行三十步王

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

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孔子游

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向刈蒼薪亡吾簪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蒼薪亡蒼簪

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之達時

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

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善日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

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善本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作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

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濶故蘭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

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隱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

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

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舛

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

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矜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

跡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傅君而悲周大夫過周京

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

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

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

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苗踈而吐音

銑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朗明跡通也夫鼓苗為器有通有塞故使

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外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

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同

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

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善本作於身故臨川有投

貴字

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

此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

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

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若輕

身徇義也善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

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

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

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

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刻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

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

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

已見桓温薦 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 實也圖畫也言人圖

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赧烈若信虛言不能存

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劉曰此言令人尋

本而棄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 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

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簡曰此章明事 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曠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用淺

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

衆聲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

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曠深也

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已 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 遠者不必難知 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畧長揆度也夫大體雖

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 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劉曰天布列象物所

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 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 說文曰畧日景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不於百步之外 下於水尺而不能見 淺深非目不明也 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 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 海之志漂櫓善本作鹵字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筋 虐毒也 陵原也 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 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 櫓大楫也 武王伐紂流血漂櫓 西山首陽山也 夫冰之性寒 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 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迴魯連之志 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 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 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 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 寒地坼水凝火弗為哀 其勢暴也 見下文吞縱謂秦也 六國為縱而秦滅之 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 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 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即肆然而為帝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為之 民尚書序曰武

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北 血流漂杵 過秦曰伏尸百萬 流血漂櫓 說文曰漂浮也 史記曰武王伐紂 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 武王以平殷亂 伯夷叔齊恥之 隱於首陽山 及餓且死 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 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 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 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 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 乃理開常達之道 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 則數塞必窮之義 由是及也 劉曰金為火所流 海為寒所凝 此是理開而常達也 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 能凝海而不能結風 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 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 是以迅風陵雨不謬農禽之察 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濟曰此章

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淫侵也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同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曰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廈屋併懔李軌曰陵雨暴雨也併莫經切懔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終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